



大学趣事

■ 化工系 工化8 | 管志远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京城昨夜又无风，
故园不堪回首雾霾中。
大饼油条应犹在，
只是肥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半瓶锅头梦中游。

几句歪词道罢，今天给大家说说工化八班的事儿。

工化，是工业化学的缩写，为化工系当时的一个专业，在化工领域里偏重化学工艺方向。此专业1985年之前称作应用化学，1989年之后和化学工程专业合并，不复存在。工化八班也成了该专业最后一届毕业生。

先说说班内的各门派吧。全班30人，北京5人，人口大省江苏、四川各2人，其余21人来自21省。30人中两位姓周，两位姓张，剩下的各姓不一，完全可以以姓代名。这个组合很五湖四海，也算基本符合人民战争的原则吧。

再说说男女比例。这个可是清华命根子一样的一个参数啊。毫不夸张地说，它直接影响到全班五年的和谐、全系全校的声誉、乃至全国的安定团结。非常幸福地，工化八班有9位女生。9位女生！而且这是怎样的9位女生啊！个个容貌出众，兰心慧质，以至于在系内系外形成了一个集体品牌“工化八女生”！林大肚子大腹便便却厨艺精湛，马姐性格豪迈却精于咖啡之

道，老狗读闲书万卷，仿佛杂货铺子包罗万象，小谢英文出众却如赵本山般幽默，老猪热衷仕途然而能写会画，鱼儿竞赛睡着了还能得冠军……

主题一：吃

“穷兵饿学生”，吃是学生永恒的主题。遥想我等当年，肚子里油水寡淡，除了开学之初有些额外的牙祭，比如宁夏的郝同学带来的自家果园的苹果，新疆的羊同学带来的哈密瓜。平日里就是每个周末眼巴巴盼着林同学回家带些卤肉来解解馋而已。每天晚上十点下了晚自习，众人两眼闪着绿光，东倒西歪地爬回来，个个都有生吞一头大象的欲望。食堂那时候还不卖夜宵，因而热得快加方便面就成了大多数人的必备。

最早的方便面是那种大袋筒装的，一袋六片，调料就是一小包加了盐的味精。即便如此，一到熄灯前，整个楼道里吸吸呼呼地全是狼吞方便面的大合唱。这种方便面在清华颇为流行过一阵，从而也成为了衡量某人饭量的基本单位之一，本系就出了一位有名的大肚汉，绰号就叫“胡六包”。

食堂里则更是故事多多。我们这一届学生生性凶猛，某同学开学第一周就和九食堂卖饺子的干了一架。系主任慢条斯理地说：“如此看来，这届学生，恐怕不是省油的灯。”然而到毕业前，很多人已经和食堂的几个老师傅混得厮熟了，本班的土匪不知道怎么和卖包子的师傅成了朋友，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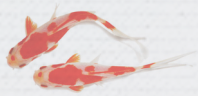
次买小笼包子，那个师傅都要将他饭盆堆成小山状，害得这小子后来都不好意思买包子了。

刚上大学时，北京市粮库的大跃进陈年旧米还没卖完，都送到了大学里，那个米饭啊……想一想都牙疼。有些来自鱼米之乡的南方同学甚为不解，为什么北京的大米会是铁砂一般？有人甚至以为大米也有南橘北枳的毛病。以后跃进米逐渐进化成了正常的米，但是缺斤短两严重。

馒头还是不错的，又白又软又大又嫩，配上一份红烧肉，保证你所有减肥的努力和战果都冰消瓦解。面条、饺子不值一提。面条是泡熟的，饺子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不过价钱便宜，聊以充饥而已。邻近的十一食堂后来卖牛肉拉面，很多人开始痴迷于此道，而且亲热地称之为“牛拉”。

当时北京高校里还是供给制，每人每月有粮食定量。而一些外地来的北漂者没有北京户口，就根本买不到粮食，所以楼道里整日游走的是用袜子换粮票的小商贩。男生们总是肚饿，到处打野食，女生饭量小，反倒有很多结余。当班内女同学听说男生们的惨状，马上委托团支书马大姐雪中送炭，把她们结余的饭票都给了男生，感动啊。

在学校时也有一些大吃大喝的机会。比如为了体现组织的关怀，按照惯例，每年逢年过节，学校有加餐一说。每人一张餐券，可以领得两份打折的“大菜”，这两份大菜每份都是荤素搭配，且给得相当大方，足足抵



得上平日四份，打回来宿舍里一起摆好了，配上森林一般的啤酒瓶子，蔚为壮观。所以每到加餐时刻，到上午最后一节课，课堂上就群情骚动。一次高数课，看着男生们激昂澎湃的样子，主讲的女教授停下来，目露慈爱，静静地说：“大家都是大人了啊？”众人大笑。即便如此，老师还是给这帮饿狼提前下课。是啊，谁不是从两眼发绿的年龄走过来的呢！

主题二：喝

吃与喝总是相辅相成的。第一次集体酗酒，是在清华过的第一个中秋节。众人在班主任牛老师的小屋里聚餐，负责组织工作的马大姐，临开饭之前变戏法一般从桌子底下摸出若干红、白、啤来。于是有几位生平第一次醉了，醉人们留下了些许话题，几多绰号。从此以后，工化八班的集体酒瘾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周日、假日、生日、节日，总有各式各样的借口让众人醺醺艳桃李，把酒话桑麻。

班上颇有几个酒精爱好者。一个是雕，一有空就整一瓶二锅头、一包花生米、半斤猪肉肉，外加一本小说，在那里悄没声地小酌。另一个是团支书猪头，一看见啤酒就两眼精光四射，仿佛变成了金庸笔下的高手。

此后随着年事的增高，忧愁或欢乐的日子稠似树叶，饮酒的日子也越来越稠密；或把酒言欢，或借酒浇愁，或赌酒撒疯。眨眼间到了五年级，课程相对宽松些，众人也知道离多聚少的日子临近，便兴起了一股“滴定”之风。这是借用分析化学的一个说法，来依次测定每一个同学的酒精饱和度。一般情形下，一次选定一个或几个滴定对象，争取一次定量。这种时刻，就颇能看出一个人的酒风了。大致可

分别为，自告奋勇者，如老猪；半推半就者，如老狗；花言巧语者，如林大肚子；更有偷偷摸摸者，如鱼儿。

老猪这样的不消说，早已被滴定过了，再次滴定不过是重复试验，浪费高粱而已。老狗先是试探着，还不时小心翼翼地豪言壮语着，最后终于抗不住大家的激励、诱惑、鼓舞，干掉了半瓶二锅头，最后蹒跚着去“解放”。有好事者不放心去看了看，大吃一惊，以为他胃出血了，大呼小叫着如蜂蜇了一般跑回来，要众人张罗三轮儿。老狗酒醉心明，有气无力地摆摆手，原来他确实是酒前吃了一个“心里美”大红萝卜的。

鱼儿的滴定过程很有戏剧性。那日星期五，他欢天喜地地从200号做实验归来，跑到九食堂吃夜宵，发现班里一帮人正打算滴定某人，就端着饭盆笑嘻嘻地坐了过来。趁人不注意，就着半盆饺子偷偷摸摸地喝了多半瓶儿。众人回头再看时，鱼儿已经摊在一旁开始说胡话了。那是真正的胡话，南方某省方言夹杂着英语、普通话，偶尔还有骂人的脏话，语法混乱地一嘟噜发出，大家又气又笑，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回了宿舍。第二日醒来，鱼儿回答大家的竟是莞尔一笑，让人想起关于杨贵妃的名句来。

主题三：玩

班内每个人爱好不同，因而有各种各样的小团伙。鱼儿喜围棋，周边找不到同道，便在其他班级、年级到处游走，独来独往犹如一只觅食的鲨鱼。猴子喜茶道，爱听歌。每逢周末便摆开阵势，和同乡们品茗而谈，时而又击节而歌。狗、土匪、panda等喜欢念书，便成立了一个小而精的读书会，还定期写作文，用大小不一的

毛笔字抄了摆在九食堂门口唬人。林大肚子，周 Tuom、万胖子等嗜足球如命，只要有球赛看就不管世界末日的来临。尤其是周 Tuom，平日里睡意绵绵，一说要看球、踢球则两眼放光，如久困之烟鬼看见海洛因。林大肚子则一只脚缠着绷带、拖着拖鞋还要上场挥斥方遒。马大姐沉迷于咖啡，到地下食堂的咖啡厅打工，便请我们几个愣头青去尝糖咖、奶咖，整得大家一夜无眠，第二天一上午都在课堂上晕头胀脑地张牙舞爪。

足球无疑是班内第一运动。除了有林大肚子、周 Tuom 这样功底好的高手，班内也有组织地培养了杜瓜、雕等新人。一年级后半学期，由林大肚子提议并操办，班内专门购买了统一的足球队服，女同学们也积极响应，为所有的队服精心绣上了号码。每次一有比赛，没有比赛任务的男生们敲着脸盆，众美女同学也一齐出动，顶着狂风冒着严寒，为班队摇旗呐喊。

打牌则是喜闻乐见的活动。开始不过是拱猪，输了的要在楼道里喊“我是猪”或者“我是公猪”。后来是双抠，每日茶余饭后，从楼道这头走到那头，敞开着房门到处都有人大呼小叫，如自由市场一般。再后来就是桥牌，一开好几间，静静地仿佛都在沉思。

打牌并非男生的专利。班里的美女们也都是个顶个的高手。记得初打拱猪时，我们几个男生去五号楼挑战，被进同学、小谢等几个女同学杀得一败涂地，此后再不敢自寻晦气。羡慕嫉妒恨之余，只敢偷偷地给她们起几个和拱猪相关的绰号找找平衡。四年级时生产实习，几位带队老师显然又重复了我们当年的愚蠢错误，以为美丽的女生不善打牌，结果大摇大摆而来，垂头丧气而归。贸然约架的



后果是班主任老师及其搭档被琴雨、雁同学、进同学、小谢等几位女侠轮番上阵，杀了个片甲无存，钻了整整一晚上桌子。我估计那几个老师落下了深且厚的心理创伤，从此在牌桌上闻清华女生而胆寒。

每年春暖花开或者秋叶如醉的日子里，本班都要组织一两次大小规模的野游活动。这个习惯一直难能可贵地保持到了毕业。记得五年级时，一帮人外出游玩，回来的路上碰到了同年级别班的同学，他们颇为感慨了一番，说想不到你们班到五年级还能组织起班级规模的郊游！

除了远足，平日里的小范围游走数不胜数。这些小规模的活动，往往三五成群，由不爱念书喜欢玩乐的林大肚子或者马大姐张罗。去得最多的当属清华隔壁的圆明园，圆明园一来近在咫尺，一蹩腿的工夫；二来门票便宜，学生只要两毛钱；三来可以抓鱼。秋高气爽的时节，也是飞鱼乱蹦的季节。每逢此时，去圆明园福海守船待鱼，总会有所斩获。

主题四：学

清华的课业颇为繁重，不必多言。每个系都有几位震烁古今的超级杀手，即使是清华学生这种千军万马杀出来的高手，在这些杀手面前也往往不寒而栗。化工系最生猛的课当属物理化学，朱文涛伯伯一剑无血，第一次考试便杀得大家哀号遍野。记得一位同学考前去套题，问了一个颇为怪异的问题，朱伯伯诚恳地说：“你这个问题好古怪！这么说吧，比如说考试前，大家都来问问题，有的同学骑车来，有的同学走路来，你呢，是爬着来的。”说得这位同学掩面而出。由此可见朱老师的出手不凡。

尽管如此，三步之内，必有大侠。记得线性代数期末考试，考场上我等愁眉苦脸，却有美女同学洋洋得意，更有某些大牲口一挥而就，然后色迷迷地看着考题回味。普物实验课做光学试验，我调了一晚上也找不到那几条彩色的线线儿，同屋的雕却片刻之间就完事，蹲在那儿看上小说了。

四年半的苦日子，七十多门课程。五年寒窗，最轻松的日子是最后半年，不再上课，只有毕业论文。班内同学分布于几个不同的专业教研组，做的题目也五花八门，五彩缤纷。

猴子号称要合成某种贵重药品，忙乎几个星期毫无进展。某日他看到一篇外国文献，深受启发，于是自己骑车去大红门领了一瓶“极毒”的药品来，说是高效的催化剂。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在楼道里庄严宣布：他本次设计的新工艺，很有可能引起剧烈的爆炸反应，希望同楼道的实验者引起注意、小心云云。然后他开始在他的实验台密密麻麻地布置各种冷却管线、安全防护玻璃等等。开始加热后，猴子敏捷地躲到了我的实验室，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爆炸反应。良久，无动静。我和他小心翼翼地扒开一点门缝，观察他的装置，平静如昔。猴子气极，广东脏话连篇。

小纬做的是色素提取。一开始导师让她做辣椒红的提取，搞了几天辣椒面，刺激性太强，作罢。改为提取玉米黄，去某工厂买了几桶发酵过的玉米糊，味儿太冲，又作罢。又改为提取葡萄紫，三天两头买葡萄、葡萄干，甚喜，最后确定这个题目。辣椒、玉米虽然没做完，但是色彩斑斓的瓶瓶罐罐摆满了实验台，琳琅满目，非常的赏心悦目。

也有艰苦的项目，大星在生化做

发酵，天天盯着发酵罐子不得闲，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实验数据记录了一大本。最紧张的时候，他就睡在实验室的办公桌上，半夜爬起来和微生物斗争。难以想象那么一个身材庞大的人蜷缩于一个小小的桌子上睡觉该是怎样的一幅喜乐情景。

离别

倏忽间，五年已过，离别的日子，伤感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校园。那是个非常消耗情绪消耗体力的季节。最后的散伙饭由第五任班长占人同学主持，结果酒席宴上，个子最高的大杜领头，趴在桌子上哭成了一片。几位女同学干脆躲到了餐厅外面，对着墙角饮泣。

车站上是另外一种情景。安徽来的周 Tuom 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哭得呜呜出声，完全丧失了球场上的勃勃雄风；而上海来的关夫子独自走进车厢时，居然看着车外一伙眼睛通红的同学没心没肺地咧嘴乐了。北京的几位同学，把所有外地的同学都一个一个地送走。火车开动，看着最后几个北京同学的身影在站台上渐渐小去，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弥漫全身。人说兄弟如手足，同学又何尝不是呢？

月台上，即将分别的老猫和老猪抱头痛哭，让人看了不禁又悲又气又乐。别人也就罢了，这两货都是本系直博生，此后还要在一个锅里搅五年呢。那眼泪……大概是为逝去的青葱岁月而流吧！

荏苒已是 20 年。某日回想偶然发现，十年前的聚会居然没什么印象了，不得不承认离青春渐行渐远，恋恋不舍，频频回忆……更有同学放下聚一次少一次的狠话。时不我待，在这“末日”之后的春天，让我们……聚会吧！